

舞 曲

L R W Q

LIANRENWUQU LIANRENWUQU

LIANRENWUQU

[英] 巴尔巴拉·卡特郎 著

严胜男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戀 人



舞 曲



戀 人

LIANRENWUQU LIANRENWUQU

[英] 巴尔巴拉·卡特郎著
严胜男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恋人舞曲

(英) 巴尔巴拉·卡特朗 著

严胜男 译 责任编辑 管黔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4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10

ISBN7-215-01687-0 / I·147 定价2.50元



第一部分

化装舞会

1

“形势变得令人难以容忍！”梅特涅亲王一边嚷，一边在办公桌上猛击一拳。

“我亲爱的克莱芒，您已经料到沙皇会制造种种麻烦。”他妻子平静地提醒他说。

“是的，但没想到竟会达到如此程度。他千方百计地使会议失败。我的敌人们已经声称我被击垮。怎么办呢？”他痛楚地补充道，“现在只有出现奇迹才能拯救奥地利！”

这时，有人敲门，一个仆人进来禀报：

“一位夫人迫切地希望与阁下讲话，她还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

“我不能接见一位陌生女子。告诉她我现在正忙着，让她回去按照常规带上一封介绍信再来。”

亲王心绪烦乱，神色阴郁，开始在房间里大步踱来踱去。

几分钟后，仆人又来禀告：

“这个女人请求我向阁下出示这件东西。”

金质的托盘上放着一枚镶嵌着绿松石、里面装有肖像的圆形颈饰，上面围着一圈细小的钻石。仆人把它呈递给亲

王。

梅特涅默然地注视着这件首饰。它蓦地使他回忆起那甜润的嘴唇，一颗贴在他心上的心脏的怦怦的跳动。

他缓缓地伸出手，拿起这枚颈饰。

“请这位夫人进来。”他说，声音已经变了调。

亲王夫人站起身。

“舞会前我要去休息一会儿。”她微笑着说，尽管她的心骤然痛苦地挛缩起来。

亲王彬彬有礼地去为她开门。当她离开房间后，他款步向壁炉走去，目光盯住他一直握在手中的项坠子。

在他几乎不能允许自己购置昂贵的礼物的时候，他却愉快地把这件首饰戴在一个女人纤细、白净的脖子上。

突然他感到自己在重温那些沐浴在月光下，充溢着丁香花幽幽馨香的奇妙的夜晚。他们曾在那时冒着一切风险，在高大树木掩映的僻静处幽会。

那时他们是多么地年轻，他们不顾一切的接吻是那么热烈！

他发出一声叹息。如今，卡尔洛塔至少也该有40岁了。在这么多年后重新露面，她可能会把这些珍贵的回忆永远毁掉。

门开了。梅特涅亲王站起身。倏地，他嘴角含笑，碧蓝的两眼射出惊奇的目光。来访者不是卡尔洛塔，而是一位他从未见过的年轻女子。

她迎着他走来，步履无比轻盈，似乎没有触到地面。她身披一件深红色天鹅绒风衣，里面是条白色平纹细布的连衣裙。一顶饰有玫瑰色羽毛的帽子罩着她金黄色的头发。她向

他深深地行了个屈膝礼。

“感谢阁下愿意接见我……”

她朝他扬起脸。这张脸瘦小，呈鹅蛋形，十分清秀。

她的鼻子纤巧微翘，红唇如画，双眸出奇地蓝，上面镶着一道又黑又长的睫毛。

“你是谁？”

“旺达·斯贡邦。我的母亲，她确信您能回忆起她，要我把这交给您。”她说着一封信递给亲王。

他接过信。这么多年以后，他依然熟悉信上的字体。

我病得十分厉害。医生们知道我已不久于人世。我死后，旺达将去巴伐利亚州和我新近去世的丈夫的姐姐们一起生活。她们年事已高，待人专横，并且不理解年轻人。在她动身之前，请您务必使她体味一点儿人生的幸福，让她听听音乐，感受到快乐。请原谅我向您提出的这一请求，当您见到她时，您将会明白这其中的缘由，我希望能这样。

卡尔洛塔

他一边慢慢地折叠信，一边审视着这位年轻姑娘。他看到她细长脖子的优雅姿态，光滑如缎的双颊上桃子般鲜艳的面色，以及胸部优美的曲线。

“你的母亲过世了？”他问道。

“在初夏时死了。您想起她来了？”

“是的，想起来了。”

然而，他看着她那双深蓝的眼睛略微生硬地说道：

“你多大啦？”

“下个月我就满18岁了。”

“下个月。”他喃喃地说道，“你就叫旺达？”

“旺达·玛丽—克莱芒蒂娜。”

亲王发出一声惊呼。这个名字就是他寻觅的证据。克莱芒蒂娜，是他的姓的阴性！

他重又想起在林中度过的那些夜晚。卡尔洛塔满怀幸福和希望，微微颤栗着，向他伸出双臂。她渴望着他的吻，正如他也渴望她的吻一样。

但是卡尔洛塔的眼睛是灰色的，而旺达的双眸却是蓝色的。

亲王费了很大的劲才明白年轻姑娘对于他的沉默感到惊奇不解，她在用目光询问他。她等待着他的判决。他将允许她待在维也纳，参加他举行的节日庆祝会，分享他的快乐吗？

“那么，你将到巴伐利亚州去生活……”为了赢得时间，他说道。

“我母亲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尽力不去想，失去了她，我在那儿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我的姑姑们并不是泼妇，然而我得抛弃我所珍贵的和熟悉的一切，我的国家，我热爱的奥地利。”

这番话使他微微发颤。难道他能够驱除这个他希望得到的奇迹吗？

“你说你热爱我们的祖国，那么你同意去为她做一件事吗？”

“您怎么会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给我指定一个任

务吧，不管有多困难，多艰巨，我都会完成……我向您发誓。”

“好，我相信你。”亲王慢慢地说道，“现在我请你坐下，原谅我没有早一点让坐。你经历了一次令人疲惫的长途旅行，一定感到很劳累。我马上叫人给你送上一份清凉饮料。”

“不，谢谢，不用了。”她十分肯定地说，“我在城门旁的一家客店里停留了一会儿，吃了点儿点心，整理了一下衣装。”

她的殷勤使亲王高兴，但他立即感觉出年轻姑娘这么做的道理。

这次会见对她太重要了。她事先已经想到要精心地准备一番，她不能饥肠辘辘、衣装不整地出现在他面前。

他极为喜欢这种预见和思考精神。她的这双蓝眼睛不是他唯一的遗传！

“至少请你坐下。”他微笑着说，这微笑曾吸引了多少女人啊。

她自然、优雅地在亲王请她落坐的扶手椅上坐下。

她身体笔直，表情复杂，但眼睛因异常的激动而闪闪发光。她等待着他说活。

“我希望——甚至在你到达时也这样——能有一个奇迹使我摆脱困境，”亲王平静地说，“我相信你能够实现这个奇迹。”

“怎么回事？”

“是这样，我尽可能简要地把有关情况告诉你。正如你所了解的，欧洲所有的列强，为欧洲持久的和平于1815年聚

集在维也纳召开会议。但是沙皇制造种种麻烦。为了跨越这个障碍，顺利地完成任务，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预先了解我的对手们的计划。而男人自远古以来总是向女人吐露隐情……”

“您是想让我担任‘知心人’这个角色吗？”她正面看着他问道。

“正是这样，你漂亮，这儿既无人认识你，也没有人知道任何有关你的情况。”

“但我可能不会讨沙皇的喜欢……不会使他感兴趣的。”

“这再看看吧。沙皇爱恋漂亮的女子，多年以来，他一直钟情于他的一个专横跋扈的情妇，名叫玛丽·玛丽斯金。她对他影响很大。尽管她自己的艳史频频不断，但她要求沙皇对她绝对忠诚。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如果说不是在内心的话。沙皇对于女人有一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你清楚地明白我的话吗？”

“十分清楚。但我将如何去会沙皇呢？我该做些什么？”

“不用对此担心。一切我都会安排好。一旦机会来临，您只要抓住它就行了，并要倾听，注意地倾听他的话。而当你大胆地看着他时，要善于巧妙地诱引他吐露隐情。不过，为了顺利地完成任务，你还得勇敢、敏锐，并且万分谨慎。”

“我明白。”

“好。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你从未和我相遇过，与我不相识。你将住在一位令人尊敬的人家里。她将带你去维也纳的上流社会和与外界绝对隔绝的圈子。你将以你真实的姓氏被介绍到各处。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你的母亲和我曾经是朋

友，而每一个人都应该不知道我们相识。”

“我还会再见到您吗？”

这个动情的问题使他微笑起来。

“是的，经常见到，公开地或单独地。然而千万要小心谨慎。你接受这项任务吗？我只是因为局势令人失望，才请求你接受，小旺达。但你可以拒绝这个使命，那样你将留在这里，纯粹为了娱乐。”

年轻姑娘的目光里含着温情。

“您清楚地知道，我将去做您所希望的一切事情。我母亲经常跟我谈起您。我从她那里知道您是多么好的人，知道您为欧洲所做的一切。而我对您祖国的热爱是深切的。如果我能为她做点事，我将为自己被挑选上感到幸福和骄傲。”

亲王把年轻姑娘纤细的手指握在自己的掌心里。她的手指温热，有力。激荡的感情使她的面色更加鲜艳。

“我为你感到自豪！”他温和地说。

听到这话，一种由衷的幸福感使姑娘的面庞熠熠生辉，美丽迷人。

“现在你赶快离开这儿，你的马车不能在我门前久留。你不必对你来这里求见的事严守秘密，你可以对别人说，我让你等了一会，但我最终拒绝接见。你直接到瓦鲁森男爵夫人家里去。她是我妻子的表姐，一个可靠的人。但即使跟她在一块，你也要十分谨慎。然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休息，准备参加今晚的化装舞会。”

“化装舞会？”

“是的，化装舞会是深受大会喜爱的一项娱乐活动。所有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君主、亲王、政府要员、各国显贵，都

有机会随意混入来宾的人群中，与他们看中的人跳舞。带风帽的化装长外衣和面具保证每个人不被认出。然而我将告诉你，凭什么记号你可以认出俄国沙皇。”

“我应该和他跳舞吗？”

“一定要跳。一次偶然的相遇似乎总是比正式的介绍更加浪漫和自然，特别对于一个怀疑心重的男人来说更是这样。”

“这一切对我似乎是非真实的事。”她低声说道，“我找不到话来向您表示感谢。”

“说感谢话是无用的。”他反驳道，一面用指尖捏住她的下巴，抬起她的头，以便更好地注视她。

“你一点儿也不像你母亲……”

“也一点儿不像我父亲。”她天真地补充了一句。

“一点儿也不像？”

这是一个问题，然而她没听明白。亲王随即在他的办公桌上拿了张纸，迅速地写了一封短笺。写毕，他把信递给她。

“你把这封信交给瓦鲁森男爵夫人，”他说，“你将住在她家里。我请她务必为你备齐一切必需品。我向你保证，你在维也纳不会在生活上感到厌倦。”

“令人厌倦的生活！”她欢快地笑着叫道。

她走到门前，停住说：

“你愿意把我母亲的项坠还给我吗？她曾让我允诺永远不离开它。这项坠是一位对她来说非常亲爱的人送给她的。”

“这个人，她对你说了吗？”

“没有。但我能猜到。”

四只蓝眼睛对视着。亲王低下头，在握着首饰的指头上吻了吻。

“你母亲从未把我忘记，我感到很幸福。”他温和地说。

“而谁会忘记您呢？”她说离他而去。

2

卡塔莉娜王妃把两只白皙的胳膊伸到额头上方，舒展了一下身体，然后优雅地蜷缩在她的躺椅里。

霍夫堡宫内的一间铺有蓝色护壁板的宽敞小客厅，被插在沉重的枝形镀金烛台中的蜡烛照得通亮。

“美丽的天使……”一个低沉的声音从窗外传来。

卡塔莉娜急速地抬起头。

“是谁告诉你这个外号的？”

“谁？整个维也纳家喻户晓！很可能是梅特涅亲王亲口说出的。”

她微微一笑，不过，她的目光依然严肃。

“不，不是他。我相信他忘掉了一切。这已是过去的事了。”

“他能把你忘掉？”

她走到伫立在窗口的来访者身旁。这个男人一定喜爱户外的生活和长途骑行，而不爱把自己幽闭在沙龙里度日。

王妃伸出手抚摸他的面颊，他握住她的手，以如饥似渴的青春热情狂热深情地吻着她。

“梅特涅说得对，你是一个女神，一个……美丽的天使。”

“为什么没完没了地向我谈起这段久远的插曲？那时候我是多么年轻……就如你现在一样，多么幸福！”

“没有我现在幸福。”他一边吻她一边反驳道。

“不，有你这样幸福。”

她半闭着双眼，怀着一种肉体的快乐开始追忆往事。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一场冲突使我怒火中烧。我坐在马车上，让人把我送到公使馆。到了那儿，我仍处在狂怒中，没等仆人扶我下车，就跳到街上，猛烈地摇动着铃铛，公使还以为是皇帝的信使来到，亲自在门厅里迎候。他看见我站在门洞里，仿佛被镶上了框架，浑身沐浴着阳光，我也看见他了！四目相撞，我们久久地彼此凝望着。我忘记自己为何而来。后来克莱芒对我说，我的裙衣在强烈的光线下变得近乎透明，他仿佛看见一个幽灵幻影……一位美丽的天使。我只记得他的眼神和我纷乱的心。”

卡塔莉娜的声音微微颤抖，随即蓦然消逝了……理查德·麦尔顿抓住她的双肩，轻轻地摇晃她。

“忘记过去吧。我在这里，别的人再也不该在你的生活和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你理解我的话吗？”

他的嫉妒使她高兴，但她垂下眼睑，突然显得羞怯和柔弱。接着她向他投去深情的一瞥。

卡塔莉娜忽然离开她的伴侣，穿过房间，在梳妆台前坐下。

“该是你准备进晚餐的时候了，理查德。”她说。

“梅特涅从未问过你，你那时为什么心急如焚、满怀怒火地去使馆吗？”

“我忘了，我对你说过，而我现在再也想不起来了。”

“沙皇无疑会使你回想起来，或者沃尔孔斯基会在他的卡片里找到这个原因的。”

理查德的声音里含有讥讽，她禁不住转身看着他。

“为什么你如此蔑视我们的秘密机构？”

“女间谍这个名字就让我害怕。女人应该回避政治和外交，特别是你。这只不过是些危险的游戏而已。”

“谁告诉你我参加这些活动的？”

“沙皇本人。他称你是他最漂亮、最杰出的女间谍。”

卡塔莉娜耸了耸肩膀。

“你为什么对此惶惶不安？现在我的角色演完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你还是一个小孩，理查德。”她柔情地补充说。

“圣诞节前夕我已满25岁。我从我的祖国流亡到这里，没有幻想，对一切都感到腻烦，青春已离我远去。”

她嫣然一笑，仰起头，依偎在他的身上。

“你把我的青春还给了我，”她喃喃地说，“我满足了。”

他俯下身去吻她，但她推开了他。

“好了，听话！用晚餐的时间快到了。沙皇要是看不到你会着急的。你知道当他不了解他的亲信所做的事时，他是多么地恼怒。”

“我愿意把这个情况告诉他。”

“我亲爱的，他大概已经知道了，沃尔孔斯基亲王的一个耳目也许已向他禀报了你几点钟进入我的住室，另一个耳目将告诉他你几点钟离开这儿。”

“该死的沃尔孔斯基，他的言行是多么的放肆！终有一